



詹鐵牛文集卷之五

鰲水詹賢左臣



記

觀音閣碑記

代

予自辛未夏杪，嚙命蒞茲土，將入境，惟見萬山鱗疊，肩輿躑躅，殊有不耐人意者。徐從大嶺一望，雉堞峩然，烟火與瓦脊相附，乃嘆神工鬼斧，忽從蒼鬱嵯峨中，恢廓一大區，以故數百年來，山靈水蔭，代多畸人。於是徘徊心賞者久之，抵任，朞月一切修廢補缺之

事漸次舉行更喜者民無雕斲俗多好善間或爭訟
論以天理王章報施不爽之說卽有悚切動聽而自
慙於不肖之行者蓋幾幾乎近古矣去署半里許有
寶塔寺象山龍崗環峙左右大華芙蓉鹿角白石諸
峯林林挺立考邑志創自宋嘉定元年迨後旋興旋
敗指不勝屈至前明嘉靖乙未以祖龍之變而琳宮
瑤刹甃成瓦礫道場爰有蜀源寺僧名鏡昭者托鉢
十方而大雄寶殿暨兩廡羅漢爲之一新然募緣則
功歸鏡昭而十排年之喜助田米竭力贊勸與有勞

焉無如時異勢殊鐵柱金城與閒雲幻泡幾同一轍
况區區此閣其能無風雨之漂搖鳥鼠之剝蝕乎所
賴瞿白上人重修於順治十二年僧會傳悟復修于
康熙二年兩次更新樂氏皆有所資然不過滄海之
一粟而已矣壬申二月余以從政之暇游歷其間榱
崩柱折蹙焉傷之因呼傳悟而前曰此一邑勝地也
胡爲至今若此倘不力爲整葺浸成一片荒涼境界
廬山面目不可復識矣傳悟點頭而退遂將頻年諄
經禮議所遺傾困竭篋召匠庀材余亦嘉其志捐俸

爲之倡以故經始于壬申三月落成于本年八月閣
高二丈六尺東西廣三丈六尺南北同之舊止一廳
今擴而爲三舊僧舍甚少今增而加倍莊嚴壯麗視
昔有加焉先是樂氏因其重修自願樂助銀貳拾兩
迨閣成隨欲勒名梁上十排年聞之鼓衆削名互爭
檀樾余親詣寺中猶且曉曉聚訟選佛場中胡忽然
而有大士低眉金剛怒目之舉是亦撫斯土者之所
不樂聞也爰呼而諭之曰樂氏之助求實福也十排
年之助克佛粒也何必爭此虛名作蘭若中一憾事

兩造各具稟詞予出讖語開導遂皆冰釋是役也不
募一錢不草一疏普陀遺響重開生面使非其象力
支撐福緣廣大求其若此之縱橫恢廓偉麗翫皇又
烏可得哉自是以往傳悟焚修其間以清淨之身証
無生上乘余知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當必洞然了然
共得西來大意則此閣自應綿歷千禩鬼神守護阿
禁不祥余又將以魯靈光祝之矣

郭青門明府生祠助田記

聞之上古之民樸後世之民諛然古者甘棠之咏峴

山之碑紀載昭然班班可攷可知士君子胸有偉抱
一旦出爲親民之官能以其深仁厚澤浸淫汪濊于
茅檐蔀屋之間而頌禱之詞尸祝之事有不知其所
自來者夫乃信運會雖更民情自一以今視昔將無
同與邑侯郭青門先生以西秦名宿來蒞吾樂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樂之紳士耆庶同力築室以誌不忘
且於其攬揆之日無論遠近內外黔首黃髮之屬相
率而拜于其堂以効謳祝嗟乎此豈易得於民也哉
所以然者侯能以清淨之心成和平之化夙興夜寐

無非爲小民籌疾苦憫艱難呼吸鼓盪優游而展布
之以故五年之內強者以之順弱者以之安饑者得
之以爲粟寒者得之以爲襦輿情所結卽是梓材衆
志咸孚遂成丹雘強而邀之詎可得乎雖然懼其久
而或替也於是倡事者哀貲若干買田制產爲久遠
計他日侯治成奏最入居燮理寅亮之班維時樂之
士若民值其生辰趨蹌舞蹈爲君子萬年之頌固其
宜也卽余也謬擲三寸之管導揚休豫亦惟是穆然
深思悠然遠望于前此之不日而成者見其涵濡之

弘乎今此之永矢勿諉者卜其流被之遠豈區區一錢之譽五禩之譎已哉維書有之曰俾勿壞其斯之謂也夫

育元堂記

董翁俊臣氏闢菟裘于里閭題其額曰育元予嘗登其堂而偉之覺端凝弘敞之氣照人矚睫間琴書几席位置天然董翁就其堂醉予以酒且作而言曰予之以育元名堂也詎無說哉蓋以元者善之長也天非一元也則流行四時鼓舞群動必無其本無本則

窮人非一元也則統攝四端汎應諸有將必易竭易竭則匱由是言之元之爲義大矣廣矣茂以加矣雖然人孰不具此元然往往失于昏流于蔽甚則謬亂紛紜而不可究極者其故爲何大約不知所以育之也我祖宗積累數百年世以清白醇古之道貽我子孫其意蓋欲使後之人無墜厥德以遏抑前人光嗣自今或不能保有敦龐喪其本始而私以嘗之僞以參之妄以擾之邪以錮之其于元之義謂何且于育之義謂何董翁之言如此予就其意而廣之大凡天

下之物有其緒矣而不引而伸之則不長有其機矣而不潛以養之則不大故夫元也者本乎人之性種于人心而胎孕發舒卽爲人之理此而欲引之使長養之使大雖日以暄之雨以潤之縱有土膏之奮揚人事之耕獲而謂可以助其功施其力也吾有以知其不能今董翁之薈萃融液醞釀滋培已非一朝夕之故是故其根植其枝繁其春華秋實之盛可以操券而待於是一堂之中本勤作末逸豫本儉約末紛華本廉隅末奔競本禮義末譙讓上蓄以慈下率

以彛墳箎迭和琴瑟交調宜乎其自命者遠故食報者隆也他日必有盛世元音起而流奉萎離喑之韵者予於董氏諸君子有厚望焉於是乎記之

重修祝聖庵碑記

園溪之間有一隅焉自順治辛丑僧無外顧而樂之於是節損衣飯購其地且爲之鳩工選材築蘭若數椽爲駐錫計客有詰之者曰師以孤雲野鶴之身一瓢一笠何適不娛乃必斤斤焉謀棲止矜創造使徒衆擁立方丈譁然稱大和尚此何異塵濁中人碌碌

詹金華文集 卷之五 六
朝昏卽至五夜雞鳴黃昏日下猶戀戀作子孫門戶
計矧師自桃花祝髮以來卽有解悟後從章山依桂
谷老人受具足戒一切憂喜苦樂去住死生關頭業
已一拳槌碎大千法界中亦烏用此費言詮着色相
者爲乎無外合什日子亦知夫僧之樂此者其故爲
何此間地雖數武其上則玉蓋高峰之所以俯而臨
也下挹南陽一帶曠野平疇與四山青黃碧綠遙爲
贈答左通周道一溪流水錚錚有聲隱然與輪蹄之
音相亂右如烟村各處雞犬桑麻鱗疊瓦脊間僧於

愜處覓閒靜中觀動慨然有息機之想具此境界顧
棄而不樂而又烏乎樂且僧數十年來托鉢四方閱
歷梵剎名區芒鞋久破今倦而思止與吾徒輩認取
廬山面目舍此其何適耶客諾而退此庵之所由始
也無何無外歸寂幾令一片莊嚴淨土漸起荒涼幸
其法嗣德容盡誠輩毅然以修復爲己任于是若者
仍之若者更之若者恢張而變化之規模氣象視昔
有加焉予因嘆人生斯世其下焉者將祖若父之所
留貽銷亡殆盡卽或質本中材矜矜尺寸未免安陋

就簡而究不能取前人之所未竟者引而大之于一身其視德容輩固瞠乎後矣茲則歸然煥然前有開後有繼宗門龍象又將誰歸今而後納須彌于芥子將以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其庶幾矣乎德容請予書諸石予甚偉無外之志足以久且以見後來者之有所紹衣云

師山軒記

子輿氏有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患也者不生於師而生於好好之一字已將古今一切庸惰驕蹇之人

極力提醒正如禪家棒喝面熱汗下而不敢復置一辭今試矯其好爲人師之心歆然以下奮然以前雖有師之名而不立師之見則有以進也無自足也而又何患之與有予家芙蓉山下菁葱翠嶺時濡染于筆光墨瀋之間至於閉戶研書出門求友又其餘矣雖然得無局于一鄉一邑之中乎戊子冬杪旋奉司鐸潯川之命至之日惟見殿廡堂閣止存舊規遙矚廬山一帶僅有露氣霜華冷冷與瓦礫荆榛相望由是不得已另覓居停豈惟匡峯卓立覲面失之卽向

之所云菁葱翠嶽者亦徒付之匡床一夢噫憊甚矣
歲在辛卯積俸若干緡始得剗草鳩工蓋飾明倫堂
尊經閣二處增修餘屋十二間中構一軒恰與廬山
對面堦除戶牖雖瑣小不成大觀然規模粗具亦差
足以蔽風雨而問葦鹽軒中設几一鑪一瓶一榻一
筆一硯一旁列木案二堆書數百卷興到則酣恣其
中以永終日又其幸者啟扉一望而峩然鬱然之勢
嶙嶙在目遂不禁稽首曰廬山真我師矣今而後庶
幾足以洗滌孤陋而慰吾仰止之思歟于是進而揖

之見有聳若巔窈若嶠俄而積霧初刪晴暉乍吐而
重巒疊嶽環拱九老峯頭置身其間儼然有特立獨
行之槩迨夫烟霞變幻雨氣溟濛駘宕雲光時從咏
真洞口出沒隱現識者又于此悟文章之能事焉獨
是予也濫竊臯比空疎貽誚每念潯川諸君子徒奉
一先生之號而思無與啟行無與翼或者山靈有知
藉以恢廓其志氣而綿邈其心思不然有師之名無
師之實卽不立師之見而終無當于師之稱其于子
輿氏之所謂患者將無同因是以師山名其軒復爲

之記

重建有恒庵碑記

余自己丑春司鐸化庠同庠中有宋子堯章交最洽其人真純儒雅言動間皆有規矩少孤節母虞太君荼苦數十餘年堯章養志承歡初終無間則其爲人可知矣一日者以有恒庵碑記請余謂之日立身行道無過佚前人光此士君子責也而規規焉務方外之事揆之吾黨君親大義得無悖甚堯章瞿然日此先王父意也予小子惟隕越廢墜之是懼而何務外

之爲由是詢其巔末堯章祖恒甫有隱德性好佛於康熙八年就本邑仁貴鄉西卓子坂構茅庵三間延僧趨用焚修其中開墾興作一時田畝林麓鬱然可觀俄而別去繼有僧隱巖者雅與恒甫善恒甫招之來主是庵隱巖復率其徒天予孫曉原携瓢而至恒甫因而改造瓦屋五間隱巖亦竭衣飯餘貲建樓房四間宗門龍象相得益彰此康熙十九年事也無何隱巖他往恒甫亦相繼謝世嗟乎不有文孫幾何不令幽蹤遺響而歸于無何有之鄉乎堯章乃于康熙

三十九年請僧天際畧復舊觀其意以爲此地原係
軍業不無變更業更其主何有于庵故于康熙五十
二年主堪輿文聖友之說卜遷團保壠內擬建瓦屋
十餘間較舊制爲加擴余每見世之人席祖父之贏
餘一旦私其所有輒侈焉自矜豪焉自恣不數年間
往往舉先代之貽畱沉淪湮沒遂已蕩爲冷烟寒霧
求其惕惕然大復古之規存述祖之志百不得一焉
如堯章者不誠大可風哉是役也吾知恒甫之靈實
式憑之且必怡然首肯曰賚爾孝孫吾應從世尊拈

花微笑時認取本來面目也于是乎書

詹鐵牛文集卷之六

鰲水詹賢左臣撰

墓誌銘

董景岐先生墓誌銘

董景岐先生世所稱爲有道之士也予生也晚去先生百有餘歲然其懿行高風浸淫濡染久而彌新往往採之鄉評搜之邑乘慨然想見其爲人而詹與董又世有潘楊之誼先生之孫天明復與予同學交最契故于先生生平大畧歷有聞知今康熙二十五年

其孫忠悠等著吉壤于巷口曹坑排纂行述屬予銘
其墓先生諱金字輝成景岐其別號也先生之父岐
山公縣誌載隱逸傳與諸名儒講學圓通社至今學
者猶宗仰之晚歲生先生總角時卽有陸子作文賦
之譽人皆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洵非誣也幼攻
舉子業凡五經諸子靡不淹貫至綱鑑一書時出其
上下千古之識自爲評斷平居里巷間言行皆中規
矩有橫逆相加者先生視之恬如也遠祖墳墓隸于
宜邑之黃山有歐陽氏者侵據其穴先生奮然曰祖

宗之賴有子孫者其義爲何使數百年之丘壠一旦
爲強梁兼併先靈飲痛孰貽之羞吾將滅此而朝食
矣於是率同志者訟之官適其族有宦歸者夤緣當
路遷延不決者十三載卒下先生於獄厥後竟以大
辟誣之先生泰然自若神色不變惟呼其事者曰吾
得死所矣特無以報先公于地下吾之恨也會有巡
按忠烈張公廉其事提問讞決乃舉而釋之令歐陽
氏遷葬焉孟嘗君有云不能知之子孫鮮有不疏而
忽之者而先生獨義形於色憤發於詞慷慨捐軀而

卒能有成其仁人孝子之用心又烏可忽乎是時先生年已五十於是棄舉子業習堪輿岐黃二家嘗語人曰吾之所以薄視功名而從事雜學者詎無謂哉雙親未葬魂夢靡寧倘不能覓一坏之土以安之生何順歿何寧也且吾不能得志於時使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盡登仁壽之天或者借三折肱之道利濟寰宇其亦寓大于小之意乎自是登高履險不敢告勞迄于今牛眠在望馬鬣將封鬱然蒼然青環翠滴而百世不遷者伊誰之力歟里中有病先生不憚寒暑

往療之貧不能藥者慨給之無吝容及愈造門餽謝先生辭不受家蓄一婢人爭欲購之會族間有旋吉翁中年乏嗣以孝聞先生毅然與之卒傳其後人以爲有古豪俠風性嗜樸素故其家訓云廣取奢用莫若廉取節用之爲善聞有一人耕田至三十餘畝歷年未償其數先生作字達之有我不問爾取於爾何安之句至今農家往往述此以爲美談事雖瑣屑然揆之古聖賢仁以存心恕以及物畱有餘不盡之福以歸造化道固無踰于此他如置田產以贍子孫讀

書膏火并其家之婚娶無資者咸取給焉種種善行不可枚舉所以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况乎砥行立名鄉黨頌義者乎若先生者其不可及也矣先生享年六十有四家居則日取岐山公講學之語及先儒諸訓披誦揣測或有所得輒咨賞鼓舞筆之于書以垂示後人其意蓋欲使世世子孫敦德行礪廉隅保無隕越廢墜以無負岐山公之家學而已矣今附葬于母王氏孺人之左生子四長舉韜業儒早歿

次舉才以學行舉鄉飲大賓元配游孺人出又次家驥邑庠文行兼優屢試棘院弗售僅以陪貢卒又次舉紳繼配王孺人出其孫枝繁衍別載家譜有聞於時者忠愍忠朝忠英俱業儒忠能忠彥曰旦俱邑庠嗚呼世之王公大人生而鍾鼎歿則金石比比如是若夫積學裕後薈萃融液各不出閭巷之間或湮沒而無傳焉昌黎曰發潛德之幽光又烏可已耶予不獲附見知之列親覩先生之行事特重其請遂不禁咨嗟歎慕而悉誌之且爲之銘曰

生矣而無負於其生死矣而無愧於其死精氣游
魂于焉棲止赤壤黃腸萬年不毀盛德發祥文孫
令子他日者採遺行而遡芳踪惟此幽石庶幾足
以備將來之史

董瑤川孝廉墓誌銘

孝廉董君於癸未歲計偕北征以疾卒都下越一年
柩始歸里至是就吉壤於觀前獅形予與君夙有文
字交今爲潘楊之誼者十餘年矣於是歛歔太息握
管銘其墓君諱光綸字帝錫號瑤川同邑流坑人流

坑於樂稱望族自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達多貴顯
君之祖覺寰先生有名諸生中慷慨好義緣黃山葬
董氏鼻祖精藍在焉會宜邑豪者欲并而有之先生
挺然訟於官卒至昭雪爰是棄青衿不事時論壯之
君皇考君定公績學工文未遂厥志君九歲卽抱失
怙之痛賴母王孺人教育底於成年十三遂工帖括
應縣試輒捷邑人士咸指目之曰此殆英物而負奇
骨者耶君亦自命不凡刻自勞苦除讀書課文外諸
如世之所爲趨若鶩者固夷然不屑也凡巨室大家

延君課子者數輩君惟日資館穀以供朝夕故家日落而名日著憶丁巳歲予年十五謬出問世時邑侯季階吳公加意衡文試凡三覆余與君皆得拔置前茅叨國士之目予濫列黌宮君危得復失者如故論者以爲天遲其遇實老其材不然文如瑤川奈何一
方公郡伯李公督學邵公奇其文縣府道皆拔第一斯時也君以二十年羈愁寥落之身一旦出黷汶而際文明宜其趾高氣揚自鳴得意乃君顧淡然漠然

不加于其心非大有爲者而能若是乎夫士君子不志於其遠且大未有不域於其近局於其小者也君惟不屑以博士弟子員自限故人事聿修天休滋至以視世之規模狹隘苟且自安者相越何如也嗣是每試高等學使者擢齋王公特拔之餼於庠會邑侯高公下車課士首錄君爲一學寇評其文有酉科飛騰吾於子有厚望焉之語時大中丞馬公創立豫章書院檄取郡縣文學之士肄業其中董是役者爲南昌鄉先達漁濱熊公君應召抵院不啻如渥注之遇

方歎焉歲屆賓興主試者爲編修宋公民部王公君
卷出玉山景公之門薦之主司咸爲擊節榜發遂成
鄉進士一時謂稽古之榮衡鑒之當君固歷歷不爽
如此禮闈報罷策蹇南歸邑侯高公握君手而言曰
子豈久困春官者乎風雲遇合會有期耳盍勉諸時
義學落成侯以君文行足爲後學矜式具書幣延致
設絳其間而一時之執經問奇者遂踵相接也庚辰
會試剛逢伯樂又擯劉蕢乃循例揀選縣大尹君究
不以此自了其殫精積慮仍不減曩昔少壯時使天

假之年安知天祿石渠間不終待君一座卽或春明
路斷使其掌一邑典一郡其經綸措置寧遂出古循
吏下柰何挾策金臺騰驤可待頓令魁奇磊落之軀
忽然灰飛烟滅幽夢一朝離魂萬里此恨何極或者
曰死生亦大矣以君如此尚不免委棄他鄉彼世之
潔身勵行者其何恃以無恐予以爲死於客與死于
家等耳矧昔人有云天地間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
爲不朽君之子雖在穉齡然已嶄然漸露頭角君之
文得廬陵南豐之遺炙爲吾黨推服且文而能貴豈

惟一時增重於騷壇藝圃間卽老杜所云千古事寸
心知其精神所流露氣魄所憑依又烏可泯沒乎是
二者君猶可以自慰也已君生於順治甲午年三月
廿三日卒於康熙癸未年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歲
女一元配管孺人出適文學詹爲標卽予子也子一
名孫瓚繼娶聶孺人出予悼君之未竟厥用且回念
曩昔策騎孤征離亭話別依依如在目前今者一片
幽石淚和墨漬人生幾何其能不撫景而神痛耶爰
撮其生平大畧勒之貞珉俾後之君子述而志焉其

以伸掛劍之義云爾其銘曰

魂兮歸來可以寧止其人已遐其室則邇墨采筆
光韜藏在此弓冶箕裘責於令子書田未荒載耘
且耜鬱鬱松楸萬年不徙垂裕後昆終焉復始

吳用和府君武孺人合葬墓誌銘

吳用和府君卜宅兆于曹溪之高嶺其孺人武氏先
府君歿者七年佳城久厝至康熙丙辰其子幼寧乃
爲府君啟土同其穴時戎馬生郊鄉落間流離轉徙
幾如驚鴻野鶴府君行就吉壤雖禮本乎情事引乎

分皆一一可以無憾然而墓門石碣之間缺如也今
歲值丙子幼寧將爲之鳩工選石請余一言以垂不
朽於是誌府君府君諱夢龍字集瑞用和其別號也
元配武孺人出吾樂望族克相夫子無間言府君弱
寇時有大志能文章居鄉好結納人有孔北海之目
屢試不售乃變而習醫凡岐黃諸書無不淹貫一時
全活者甚衆人與之處不競名不較利人咸感之夫
府君具有爲之材調宜大行其志以剔歷于宇宙之
間則瘡痍可起痾痛可平乃僅僅接青囊一脉而危

者與之安亡者與之存不誠大可惜歟所以然者府
君爲堅傑公所出邈而上之單傳者五世府君念此
一綫遺大投艱使期望過奢則與其角者必折其齒
故寧從三折肱之道畱方寸以廣宗祧此其用意亦
良苦矣迄于今振振繩繩後先相望不可謂無人也
嗣是以往吾知其盛德之發皇山靈之醞釀將必有
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而綿亘於無窮者是孰貽之哉
予不獲接府君之德音道範得與幼寧爲忘年交覘
其舉止言論循循然莫不有規矩猶庶幾於杳冥惴

唐金華文集 卷之六 九
恍中想見其家學之確有原本也。府君生于明萬曆乙未年十月初九日戌時，歿於康熙丙辰年九月十一日午時。孺人生于明萬曆乙未年七月廿九日丑時，歿於順治辛丑年正月初三日申時。今合葬曹溪之高嶺，子一諱靜，卽余所稱幼寧者，以醫世。其家有聞於時，例得並誌，而系以銘曰：

蟬蛻天地，寄跡如懸。惟生有令德，則其澤必衍。爲瓜瓞之綿綿，而其存毀也亦不等。之腐草寒烟，且倡隨乎石壠，亦寄傲于瓊田。林花長笑，溪月常圓。

克昌厥後，億萬斯年。正蒙莊之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董母謝孺人墓誌銘

今上章執徐之亥月，董子燦以其母謝孺人狀來請銘。復出余同年董君騰、鄉暨湯惕庵先生所題像贊，相示，遂得兩兩比勘，而搜索之。孺人姓謝，名某，產永豐，太極鄉之望族。長適流坑董達，爵年廿三。達，爵見背，姑太孺人在堂，壽躋六旬。孺人事之惟謹，無異達。爵在生時，時燦方在襁褓中，孺人撫此遺孤，以奉高

堂色笑寒暑羨湯艱虞况瘁數十年如一日也家固
貧慮無以爲朝夕計日事紡績自給戚黨遇之絕不
作愁苦態而爆亦能養其志克有成立卒年六十有
三歿之日無舛望悲淒之語惟日子能力勤克己恪
守先人清白吾願畢矣夫以孺人哀啣蕙悵怨斷機
絲白少而壯壯而老歷年不爲不久而又重之以困
窮積之以憂患形影獨吊聲響俱暗意良苦矣乃彌
留片刻曾無一語追遡其生平卽彼數十年茹荼飲
血之狀亦寧置之不論不議之間此其梗概擬之生

順歿寧夫何愧哉尤所異者孝子爆於孺人歿後繪
其眞容傳之側理歲時伏臘哀泣如依膝下夫素不
事鉛槧之人柳生於肘碧綠丹黃邈焉河漢乃忽焉
顧吳妣技奔赴腕間使非其血誠所感亦烏能心摹
手追如是無亦孺人在天之靈有默以相之者矣抑
予聞之先輩於割股刺臂賣身殺子者謂之愚孝今
董子爆之生養死葬一無遺憾而又能舉孺人之音
容咳唾畢現於杳冥愴恍之中可謂孝而智者矣其
慧心篤行又烏可泯沒乎哉故爲之銘曰

詹鈞文集 卷之六
女士所難難在於節胡以節稱海枯山裂節而且
貧其風較烈華嶽方高江流比潔相見黃壚所天
無缺早卜牛眠樹茲幽碣有子如斯萬年昭揭

董母詹孺人墓誌銘

吾樂有文行君子曰董天明與予同硯者十餘年予
諸子俱執經絳下尊人俊臣翁碩德弘抱高隱林泉
其母孺人則予先伯孝成公女也是故予與天明於
文藝則兄事之於孝友則師事之而稱謂則甥舅也
天明年十九而孺人見背歲甲申始謀吉壤爲孺人

安厝計越二年天明以其狀請予銘孺人墓蓋孝思
之所積旣踴躍于其始復永圖于其終又烏容以不
敏謝乎孺人幼嫻母訓年十八歸俊臣翁性耽淡泊
井臼中饋以一身親之事舅姑得其歡心相夫子則
善相勗過相規所以俊臣翁嘗語人曰若婦者真予
之藥石也卽厥姑黃太孺人羅太孺人亦往往向人
称新婦賢云俊臣翁以軍累任漕務于外者數年孺
人以婦職而兼父道故天明兄弟俱克自振拔彪炳
先猷歲戊午斗米百錢孺人會計家食外出其餘以

濟乏者里人全活無筭至親子侄有嗷嗷待哺者卽呼至其家飲食共之孺人年二十六顧俊臣翁曰術者言予非壽相君宜早置側室俾共理家務俊臣翁拒勿納孺人乃出私帑娶劉氏女歸焉同室一十二載無詈言無嫉色宛然樛木之風其賢類如此夫巾幗者流非有震驚耳目之事表異寰區惟是身不越於閨帷行動中乎規矩卽以方之范介何歐諸母夫復何讓迄于今孺人之懿範杳乎不可梯接然屈指結褵以後敦婦道者二十一年擅母儀者一十九年

歲月亦云促矣卒之藁砧無恙蔚有令聞孫子森然悉稱人瑞何一非其幽芳潛德發越于無窮也哉予不獲親承孺人之教僅從家長老輩得稔其大槩且質諸孝子天明行述中若合符契輒不禁欷歔太息擗管淋漓以頌揚于幽石之間其可感也夫抑可幸也夫孺人生順治甲申年九月廿二日卒康熙辛酉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三十八歲子三人長曰旦次日旻又次日昇以康熙甲申年十一月十八日卜塋于溪山傍且以其詳悉勒于墓之阡復爲之銘曰

不知其婦觀其夫不知其母徵其子孝友薰陶一門喜起雖不永于生夫何愧于死嘯碧千秋焚黃在邇痛矣天明傷心陟祀

董湛若先生墓誌銘

吾鄉董君小白讀書不得志常携篋走四方轍迹所經徃徃南極滇黔北抵幽燕一時名人巨公動以不獲交小白爲恨然人之艷小白者不過侈其著作之奇聲氣之廣而不知其家學繩繩浸淫蘊蓄故能不與俗伍而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小白之祖湛若公

諱安仁行恒八乃庠士紹松公之子進士大司法定得公十三世孫也髫年攻舉子業因數奇遂慨然曰大丈夫側身宇宙何事不可爲區區咕嗶是務欲以顯名于時而名究不我與寧遂湮沒以終哉於是留心韻鈴漁獵七子之書有聲黌序而卒艱于遇既又自悔曰士君子窮居揣摩非不有志于天下事乃始也不獲上金門步玉堂翱翔石渠天祿之間繼又不

能剔歷疆場爲國家獨當一面時乎時乎吾從此隱雖然積行之士不得樹績於朝必思建功于家余閱

唐金華文集 卷之六 十四
翁所纂家譜自司法公以下世系詳明人品臚列以及塋配諸要務靡所不備其殫精竭慮竟委窮源洵足爲宗枋領袖厥後廢棄一切習青烏家言終日看屐携筇徜徉於山嵐水穀中蓋其所寄托者深矣且系出軍籍輸輓漕運之苦頻年爲累翁不欲以自累者累其子若孫乃于康熙四年携幼子大祥隱於吉安安福之青化鄉暇卽選勝林巒尋幽澗壑以舒其骯髒不平之氣一日者徐步臺山之下徘徊者久之謂其子曰牛眠在是矣異日爾父謝絕人世卽于此

地謀窳窳爾無棄予言翁果以是年捐館舍其子若孫凜遵遺命遂卜塋焉歲在甲午仲冬小白作書郵予曰吾祖遠瘞他鄉雖秋霜春露祭掃無忘然不獲傍先人首丘與祖母鄧氏共此一坏之土倘或時移物換其能不動滄桑陵谷之悲耶敢請一言誌其墓夫以小白之文章聲譽傾動一時豈乏當世之大人爲之微顯闡幽而必于予文是暱者蓋以予之人固近而可據則予之言必信而可傳夫亦足以徵小白之志矣爰表而出之以爲爲人後者風焉翁生于萬

曆癸巳年二月廿五日卒于康熙乙巳年十一月廿
日以 年 月 日葬于吉安安福之青化鄉六
十五都臺山下冲天鳳形 山 向配鄧氏子二長
大禎字宸瑞行汪二積學未顯有孝友隱德次大祥
字野先行汪四亦倜儻自立孫四長士標郎予所稱
小白者次立位又次立聯又次立登例得並書且爲
之銘曰

燁燁乎孫謀其德實也綿綿乎松揪其自隲也石
壠雲留是其室也息于此丘宜翁之吉也

詹鐵牛文集卷之七

鰲水詹賢左臣撰

壽序

耿嶽生司馬壽序代

嘗讀書至君奭之章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非諛也
蓋非其人未必壽非其壽且不足以見其人也我國
家定鼎之三年規模既定余江右瘠土也保釐撫綏
需人爲甚亟其時有耿青藜先生者啣命而來保障
吾江所屬數千里爛然一新迨其後屏翰惟江建牙

惟江予生也晚夙以未獲親承爲憾然而漸仁摩義之澤往往流播於先世之傳聞野史之紀載其詳其畧亦大約相半云嗣是歷幽冀游齊魯膏雨所遺一如吾江總之先生以關東名世爲我朝經綸草昧之臣母惑乎山川之胎孕者爲獨厚而星纏下屬榮膺上壽非偶然也無何甘棠久憇遺韻與思江之士若民靡不爭相祝曰倘得先生之子若孫者再蒞吾江如往者元侯之於魯康叔之於衛江其瘳乎卽余備員史館從珥筆之餘撫今追昔於士若民之心亦未

嘗不千里同揆也歲丁卯贛司馬乏人分符其地者卽屬我公公卽青藜先生令嗣也先由恩蔭擢黟邑令治行卓然可觀乃牛刀甫試而熊軾隨驅溯循譽者其在鬱孤之臺乎越一年以憂去庚午補調昭武余時請告家居適有鷺渚之行道經鰲邑竊謂官斯土者非廉而明敏而慎寬而能斷何以彼都人士登春堂而嬉化宇者至于如是旋有請于路者曰郡司馬耿公攝吾樂者四越月矣太史之行欲廉其狀以備入告此其後焉者也今攬揆屆期盍畀一言爲吾

儕公堂祝余於是顧而喜曰美哉此邦其三代之遺
風歟於是卽欲爲之頌曰其在撫也分綰麇符平張
皂蓋聚六邑之歌思陳萬姓之華祝固不足爲公艷
其在樂也桃綻赤城雉馴綠野合四境之仁聞爲百
里之謳吟而又奚足爲公華余亦惟是攬轡車中瞰
鰲水之漣漪以肖公之心矚象山之葱鬱以永公之
算而已矣不寧惟是公翩翩華胄觀光揚烈之責豈
異人任從此別歷中外而皓然比肩於天壽平格之
元老庶幾以望青藜先生者轉而望我公也不亦偉
哉他日者名覆金甌身依玉几公之所以永迓天休
者夫何可量而獨是樂之士若民食公之德飲公之
和值公此日也必將歌樂只誦臺萊與山俱高而與
水俱深也能無意乎

高可園明府壽序

今聖天子大一統之治一時內外臣工司寅亮寄保
釐雖職有分屬然以其心上報乎朝廷而假之事權
責之委任使大展其生平之所欲爲則其理從同獨
是入叅審勿之臣其轉移元化大約潛驅默運之力

居多惟此親民之吏日與林總之衆籌疾苦憫艱難
稍有建豎則如時序之鼓煦萬物其用意最神而其
收效也亦甚速所以楊文貞公既爲台輔恨不獲據
郡典州邑而何勗亦謂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則夫
躬膺民社上攄蒿日之憂而下維蔀屋之命者古之
人誠難之也重之也歲辛未可園高公啣命蒞茲土
至則群相喜曰直而溫寬而栗其翩翩之佳公子歟
無亦移季作忠而暫試其才於烹鮮製錦之餘也下
車甫五月諸凡剔蠹弊善催科以及息訟寧人勸農

敬士之政已見一班乃以重九第二日屆覽揆之辰
于是僉謀所以壽公而問言于余余時醉把黃花極
目遠近之地井里熙然雞犬晏然非有良司牧撫循
其間亦烏能如是特朋酒之享出於士若民之心而
欲以知公如余謬執三寸管如吉甫之頌清風天保
之咏南山也能無慙乎然而公實有可以自爲壽者
公系出三韓望族冠裳珮笏之盛甲於海內如皇考
君寵先生縮符建武自篤忠貞姑山盱水之間英靈
如在固已勒之旂常尊之俎豆矣卽今之褰章結綬

明刑建節者尚未易僕數焉若公之春秋德業如日
方東苟出其家學蔚爲國華吾知其未有量也古英
雄垂開天之業固不能於忠孝之外別有所發明卽
士君子樂于親民亦惟從繁劇郡縣經營慘淡之中
而標其烈于口碑國乘使有志者艷言之况夫鸞坡
紫誥鳳禁朱綸纍纍若若且將日引月長而迓其休
于無已也余之壽公于他日者又曷有涯哉且樂經
痼瘵之後驚鴻乍寢茲何以擊壤歌衢熙穰有象卽
邇日龍山讌會無論華若顛突若髮者莫不載酒囊

萸爭先恐後乃歡呼未已而卽貢其誠爲臺萊之頌
則琴署大年有不與百姓同之者乎請爲之歌豳風
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之謂
也夫公其滿引大斗以慰士若民之請且欣欣然鑒
余言於勿替

郭青門明府四十壽序

今天下幅幘廣矣大江以西介吳楚之區相望數百
里其間司守司牧之官所在都有求其如古所稱慈
惠之師神明之宰百不獲一焉夫豈其易民而治無

亦輯寧撫綏之功未至而林總之民遂無由以近天子之光也西秦青門郭公來蒞吾樂以今正月上浣屆攬揆之辰諸寮屬暨邑紳士耆庶不憚修阻採余言爲壽余柳生左肘且愧言之無文然竊有以壽公矣公系出關中厥祖山公先生以名儒出守臨清一時採風聽政者擬之漢廷吏治歸田之日士若民攀轅無計祀之瞽宗以誌彝好固其宜矣皇考挺生先生奮跡疆場勲猷彪炳公以金張門第國史家乘奉爲圭璧今本其積累之遺詩書之澤出而爲親民之

官夫豈必他有所取則乎亦惟以修於家者獻於廷善其身者福其世如是焉則已矣公甫筮仕得江左之蕪湖縣循良之譽載在口碑所著蒞蕪政畧皆其身親力行鑿鑿可據之事今日者牛刀再試若然嚮然其將以治蕪者治樂抑將以治樂者治天下乎余謁選京師適公候補銓曹每從杯酒笑言之間一瞻丰采久已欽爲祥麟威鳳今捧檄天末殊有不見黃生之思然每從鄉書所至悉公治狀因而知公有裁決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智有條分縷晰之法以

斟酌輿情有日暄雨潤之猷以彌綸政事而非同簿
書期會之俗吏斤斤乎以鈎鉅爲能以摘發爲用者
也宜乎樂之民欣欣然相慶曰昔也鴻雁鳴于中澤
今也羔羊躋於公堂昔也杼軸空於二東今也桑麻
徧于四野自非公也吾樂其曷有瘳乎此時百里內
外應必爛然覩東方之歲星宜汲鰲溪神功之水引
滿而晉于其前他日彤廷奏最由外牧而內垣由內
垣而台輔燮理寅亮永迓天休必有珥筆臣工採其
所歷之治行作爲雅歌以揚休烈余將於公卜明良

喜起之盛焉是爲序

丁三山闡戎八十壽序代

今上御極之三十七年予啣命令宜良竊慮彼地崇
岡絕嶠拒吐番際黔巫其或不能使百里之內畏威
懷德其若曠瘼何所幸吾鄉三山丁翁鎮撫棋陽歷
有惠政今雖解綬歸田諸凡輯兵恤民大畧載之邑
乘勒在口碑者猶爛然於金馬碧雞之間而余所轄
之地復與棋相密邇於是得以循舊譜試新礪蓋前
事之不忘而後事之師矣今夏四月翁年躋八十其

令子維章家孫萬子輩皆聲籍菀林飛黃可待於是
邑之官紳士庶遠採余言以侑觴蓋以翁於余爲鄉
之長老其備抱碩行知之頗稔宦遊所歷雖遠在天
末而余今日復得親履其地日濡而耳染之故其事
質而其言亦信而有徵且夫士君子欲有爲於當世
未有無所挾持而能卓然自命者也翁自丁酉舉于
鄉大總裁張公卽以大噐目之春試不第將策蹇南
歸會制府蔡公廉其賢延爲西賓一時踵門問奇者
各副所願而去而各公鉅卿爭欲識李_○龐_○之面卜王

翰之隣者未易僕數自是設絳都下者垂十餘年歲
辛亥旋膺簡命出守錢塘翁至則禁奸胥清積弊凡
度支輸輓之法煥然改觀朝廷嘉乃丕績晉封明威
將軍越五年又加封懷遠將軍其祖考妣暨董陳二
太君俱以覃恩贈封如其官政成奏最隨有澳鎮之
擢澳介蠻服比年以來跋扈甫平瘡痍未起訓練保
釐之畧較浙爲最急而視浙爲更難翁則本父母師
保之心爲風雨雷霆之事迄于今桑麻雞犬悉戴仁
風劍戟戈矛仍啣威命予嘗與二三父老諮訪翁之

遺事及退而與瀨之士大夫遊猶嘖嘖稱道不衰甚
且有墮峴山之淚動甘棠之思者此其建豎遠而流
被長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古英雄垂不世之勳燮理
寅亮代不乏人卽或功在疆場名留竹帛其所設施
亦幾與公孤相埒迨夫身名俱泰拂袖投簪方之赤
松之遊青城之隱應無多讓以視世之圭組情長葍
鱸夢斷者相去何如是日也鴻妻萊婦薛鳳荀龍聚
順於一堂之上翁方且爲鰲邑之魯靈光陶然洒然
扶杖而遊太平之世而予亦遙望廬山之雲奏南飛

之曲倚絃而和之獨恨不獲登翁之堂晉翁之爵猶
得與翁同里閭托葭莩熟悉翁之生平而且幸出宰
花封又與翁曩者所治之地爲接壤庶幾率由舊章
規倣前型以上報天子爲吾生一快事爰述其梗槩
以復邑人之請且以效萬年景福之頌云

郭青門明府五十壽序

代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世名臣輩出卽遠而一郡一邑
求其上不至君喁喁然有以躋斯民于仁壽之域如
古所稱佛母神君者所在恒有益以奉萋之盛爲嚙

喈之鳴運會所蒸良不誣也若予大江以西循吏之籍籍有聲者往往從諸大吏薦疏中約畧其姓氏而不獲數見其人如邑宰青門郭侯其最著者矣侯西秦名宿家世麟炳壇坫之上牛耳相推者二十年甫登仕籍蒞任蕪湖蕪當水陸要衝侯至則恢恢乎游必有餘所著蒞蕪政畧已見一斑繼而候補輦下余適備官藤署一識其丰采溫文爾雅藹然有道之容迨復任樂安清揅自矢仍不異曩者在蕪時予每從家郵中悉其大畧輒不禁咨嗟擊節曰鄰壤有召杜

焉何樂民之幸也今春正月上浣值侯五十懸矢之辰官紳士庶請余文以侑卮予雖久遠里閭然桑麻雞犬密邇花封侯之偉績大名又往來于數千里之外魂夢江天輒復時相記憶倘或一辭是靳揆諸畏壘庚桑之意得毋有拂焉者乎雖然侯以謙爲德者也謙則益益則無損無損則往無咎此壽理也卽壽徵也而何藉余言獨是樂之謂余文者以爲侯之膏澤吾土十年於茲矣十年中凡所爲興革教養諸大政惟樂之人身受之而樂之人究不能盡言之非得

高文老筆壽鼎彝而銘金石其母乃非情矧夫庶下
雙鸞金章璀璨庭前五鳳玉質焜煌其膏萃融液于
侯之一身者將必保世滋大日引月長焉固未可存
而不論也昔太史公語言妙天下其傳循吏也一篇
之中三致意焉今聖天子澄清吏治郡縣之以卓異
升聞者寵賚有加侯之於樂也歷年既久得民最深
擬諸羊續之在南陽董宣之在江夏不啻過之使有
如漢初以治行第一入爲三公者舍侯其誰余亦褰
裳就之矣士君子學求有用一旦出而親民舉百里

之內而歸之于撫摩呼吸之間推之礪楫鹽梅不過
取其規模綱目恢張而變化之詎有二道乎是日也
鰲川象嶠之中應有祥雲瑞氣繚繞其間卽余也握
三寸之管導揚美善豈必其言之云爾哉夫亦足以
見秉彝懿德之在人心者此理同故此心同耳維詩
有之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又曰爲此春酒以介眉
壽侯之謂也夫侯其引滿浮白陶然而晉三爵

其二

歲在康熙之四十四年予啣命典豫章試分校安福

詹鈞文集 卷之七
梁君手一卷呈予閱其文雄渾淵粹波瀾老成遂收
之殼中比揭曉知爲樂安曾子驚生蓋西江名宿也
心甚喜之先是樂安邑宰郭侯奉撫軍檄與鬪事予
從吹笙宴上得物色焉輒心賞其人不置旣而曾子
來謁予具述侯治狀循良之譽載在口碑且聞侯月
課季試亦屢奇曾子文拔置前列夫針芥之投得之
漠不相識之中予固引爲快事然亦未嘗不於侯有
所見畧同之感也今聖天子知人安民極前古未有
之盛予不敏濫叨斯役豈惟于帖括一道刻意蒐羅

卽凡所過之地有能契宸衷悉民隱如曩昔所稱龔
黃召杜其人者亦必收之見聞以爲廢颺拜獻之資
其亦古者輶軒所歷問俗採風之遺意乎戊夏四月
旋奉特擢視學西秦曾子以書訊予起居且云侯之
撫綏吾樂也十歷寒暑凡所爲春風風人春雨雨人
者詎能縷述惟是曾氏一隅去侯爲最近其被侯之
德爲獨深今春正月值侯五十初度敢請夫子一言
爲侯寵夫長安吉鎬京之地也於山則有終南華嶽
之秀于水則有涇渭河洛之大且深于人則張厥賈

誼孔光輩罔不班班史冊今其流風遺韻猶有存焉
侯生其地深有得于山川之醞釀先世之畱貽而又
能本其詩書之澤道德之氣浸淫而變化之宜其出
膺民社蔚有令聞也他日入居清要爲朝廷論道經
邦之臣方將天壽平格保乂王家區區一鄉一邑之
言烏足爲侯道哉是日也侯以松筠冰雪之身高坐
琴臺之上將必有傾北海之樽獻南山之賦者卽余
言又曷能爲侯重獨是曾子能尊禮其邦之父母值
茲令旦且率其族之衣冠耆舊輩揖酒堂下爲之獻

豨牽羔頌樂只而歌萬壽其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詹鐵牛文集卷之八

熬水詹賢



祭文

祭同年彭願君學博文

士君子負才而生於不得志之世非不有其才也而才竟艱於用非不有其志也而志卒阻於成故知才也志也人為之而才之得以自展志之得以自伸此其間有天焉彼世之不忍小其才餒其志觀時審變以自晦于山林枯稿之中者其人可無論若乃懷奇

抱異雖失于彼旋得于此揆之因材而篤之天似未始無意於斯人卒之沉寔銷滅頓歸於無何有之鄉則夫其才其志何不幸而附於斯人之身以不克大有爲于天下也夫如是則烏乎用吾才又烏乎用吾志予于先生之歿而竊有痛焉先生系出金川名家髫齡卽飲香名壇坫之上牛耳相推者垂二十年歲乙丑詔令直省罷縣貢文行士一名升之國學以光文治督學何涵齋夫子奇其文遂首拔之予以襪線才附名其後然未免幽蘭伍于野草瑞鳥等于凡禽

矣旣而旅聚都下相與共晨夕者半載朔雪寒冰篝燈共對其取益爲最多夫以先生之才之志使稍貶其道何難立致通顯而先生顧夷然不屑日終南捷徑流俗人之所趨而士君子之所鄙也吾俛仰以隨時卽或可以鳴得意其若自姓何吾遇不遇命也嗣是策蹇南歸益加淬勵無如屢試棘闈危得復失恒情處此亦良倦矣而先生顧盼自雄卒不以數奇不偶而損其剛大有爲之氣其自待居何等乎乙亥之歲朝廷以薇省需人令罷縣舉貢赴部銓用先生于

是應詔遄征予亦附車偕往及詣闕下以朝議不一
竟寢不行斯時也颯颯秋聲與孤館寒蛩客牕黃葉
互相慘淡予素不耐愁俄而疾作幾至不起而先生
方且浩歌不輟狂嘯自如高談雄辨有不可一世之
槩又時與病中人相慰藉勞苦夜寢晨興延醫問藥
種種維持調護至今思之恍然如昨日事昔虞仲翔
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憾矧夫善則相勉過則
相規安樂可以同憂患可以共如先生者詎能一日
忘哉夫士生大江以南稍不得志卽携篋走京師以

希一日之遇先生兩度長安不改廬山面目豈其逢
世之術有未工歟母亦守正不阿之操其所由來者
久矣客夏六月先生啣命司鐸萍鄉萍之人士聆其
言論風旨翕然宗之士習爲之一變先生朝藿暮鹽
飲酒賦詩課士之暇手不停披猶以春秋大物自相
期許今春貽予書云西風薦爽吾將候子於西山南
浦之間不意六月內余忽罹北堂之痛先生卽于是
月赴召修文夫以數十載牙期之契方將與之同性
命共肝膈乃一則變起萱庭一則悲生芹署明冥異

路存歿關心固知忽死者之可傷庸詎知徒生者之
猶爲可悼也耶嗟乎先生已矣使其早遇于時安知
不上承明之廬抽毫天祿以大闡其經綸制作之才
卽或假之以長年循資格歷階梯將必轉爲親民之
吏得以據毘典州邑而亦不至自屈其志乃僅以師
儒一官遂畢其生平而且使閨中之琴瑟頓愴離絃
膝下之墳箆共哀梁木人孰無情其能不作故劍之
悲而動焚琴之感耶雖然先生之文章膾炙雞林矣
先生之懿行比于珪璋矣先生之名姓鐫在仕籍矣

先生之令子文孫顛皆雅雅魚魚讀父書而繩祖武
矣吾知先生雖抱其才與志以歸于荒涼寂滅之中
而發皇光大會有期焉而獨是才與志之不逮先生
遠甚者方且銷聲息響顧影徬徨亦庶幾如古所云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其亦可嘆矣乎

。祭丁三山閻戎文

嗚呼天運之盈虛不爽人生之寄托如疇縱閱歷乎
百年庸詎知華屋之不返乎山丘矧大雅之云徂何
能不隕涕而心憂惟德與功之不朽福與年而俱優

卽騎箕而不返其精誠氣魄必將與星嶽而長番先
生才堪吐鳳氣可食牛其藻思之紛披固足比于八
父之賦其意氣之豪舉亦何亞乎百尺之樓其操持
之謹嚴不啻方圭而圓璧其才華之發露遂已豹畧
而虎頭旣讀書而學劍亦武備而文修宜乎鷹揚讌
于早歲而卽鞚千里之驂騑迨夫登朝筮仕著績方
州登三吳于衽席壯兩浙之咽喉輯兵則令嚴於刁
斗恤民則譽滿乎車籌此固蒼生之禱祠以待而究
何負乎天子之夢卜而求由是鴻名達于當宁偉伐

上諸垂旒一人有慶申命用休荒遐滇服借箸前籌
飾爾干羽整爾璿璣棘門細柳未雨綢繆方叔元老
克壯其猶凡若此者固幾幾乎諸葛之綸巾羽扇亦
何異夫叔子之緩帶而輕裘於焉嘉乃績懋乃猷御
屏書字麻誥承麻寵賚及夫三世絲綸賁於九幽其
乃祖乃父旣懽忻乎金藤玉篆其文孫文子亦瞻仰
夫鳳冊麟髓及其夢回蓴菜月冷吳鉤青城隱遯綠
野優游引年放金籠之鶴緩步扶玉杖之鳩麟趾振
振將捧檄于皇路鳳毛噦噦盡採藻于清流此雖蟠

詹鍾牛文集 卷之八
五
松之吉夢所占而亦先生之厚德宜酬奈何哉身如
幻影跡等浮漚望春雲之冉冉凌早霧之颼颼駕鸞
騶于三島憑鶴馭于十洲然此固生人之情聚則必
散卽不啻四時之序春而必秋况夫嘉名懿行子冀
孫謀歿寧存順其孰與儔此皆足以壽彛鼎勒金石
而又何惡乎羽化而仙遊嗚呼老成兮凋謝蝶化兮
莊周棲輕塵兮弱草寄天地兮蜉蝣嘆招魂兮莫返
縱傷逝兮空愁束牲祭酒兮願言戾止風馬雲車兮
儼若相投惟先生兮如在與太虛兮同浮

○ 祭董禹錫文學文

賢不肖將何以哭我媼翁耶予與翁媼也其先則中
表兄弟也不寧惟是又數十年相得益彰之朋友也
允若是則哀以誼重感以情深雖欲不哭其又何能
不淚涔涔泣數行下也哉予甫離襁褓先君子卽赴
玉樓之召煢煢寡母相爲昏朝傷矣自翁之生也雖
承名臣大司寇之後家世麟炳然年未總角亦遭失
怙之痛其時姑孺人寒篝隻影顧此藐孤飲血茹荼
幾與予母類凡歲時伏臘姑孺人往來予家猶備道

其艱虞凄切之狀故翁家情事予幼時卽稔之甚悉夫以無父之子足不及戶庭以外而能嶄然頭角以無過佚前人光雖其母之苦節有以成之然其間亦似有天焉不可誣也厥後翁文譽日起髫年通籍罷庠有聲壇坫間予亦稍能自振於是兩家兄弟式好無尤較幼時爲更密迄于今墳篋迭奏琴瑟隨調合異姓之葭葦諧一時之秦晉夫豈偶然之故歟歲屆戊子予叨簡命掌教潯陽彼此各天嗒焉若喪然苜蓿憔悴之下猶得時奉德音遙相慰藉胡爲乎翁之

竟以不祿聞也嗚呼尙忍言哉予與翁相得三十餘年其中膠漆乳水之投方之世俗交遊百不獲一且也孰寂守默而翁不以予爲簡卽放言高論而翁不以予爲狂人之見之者以爲媼姪乎其實卽今之蘇文也以爲兄弟乎其實卽今之管鮑也奈何一蘊匏繫生死分途其疾也不獲爲之侍湯藥其歿也不獲爲之視含殮遙遙千里之外惟是臨風愴切吊影淒其泫然惋嘆于無何有之鄉也能無痛哉先是凶耗至潯去翁捐館之期已越數月地阻人遐諸凡一切

吊輓之儀闕焉俱廢茲歲行盡矣敬從家郵中附致
唁章舉素所欲白于翁者而畢陳于靈几之前至於
承先裕後羔鴈一門其所以振箕裘大弓冶有以慰
翁于九原者自有當世之君子艷言之何俟予贅惟
是生死之誼存歿之感有怍怍然與滄泗而俱流者
故不禁其言之長而詞之不文也雖然翁之知予數
十年矣值此歲律云暮魂兮歸來將與一門眷屬遙
相盼睇覩此蕪辭應必輟然而笑曰斯哭也其亦余
之所樂聞者乎悲哉

